

江西老根據地革命鬥爭故事之七

戰鬥在綿江河畔

胡 華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江西根據地革命鬥爭故事之七

戰鬥在綿江河畔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江西老根據地革命鬥爭故事之七

戰鬥在綿江河畔

胡 紫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江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)

南昌市三緯路15號

江西省印刷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江西分店發行



書號：0342
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：1 $\frac{1}{2}$ 字數：42,000

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082

定價：二角九分

寫在前面

我在英雄的紅色故都——瑞金，工作過幾年，親眼看到過那些堅強、勇敢的英雄人民，他們常常和我講起過去如何向白匪進行長期的、艱苦的、不屈不撓的鬥爭。

一九三四年十月間，英勇的工農紅軍北上抗日以後，白匪軍的十四師、三十六師、八十師又侵佔了瑞金，並帶回了一撮逃亡地主、惡霸、封建頭子，其中有楊會機、鄒壽康、賴士爐等反動分子，建立聯保、保甲制度，又組織了「清剿團」、「剿共義勇隊」，成立了「民團」、「清鄉委員會」，專門散佈特務爪牙，成天搜山、抓人、搶糧、燒房屋。被抓去的紅軍家屬和革命幹部，有的送去坐監牢、打地雷公、灌辣椒水、踩槓子、鯁魚穿花針等各種殘酷毒刑；有的就地刀砍、活埋與集體槍殺。革命烈士的鮮血濺滿了菱角山、竹馬崗和謝家祠堂。菱角山一夜被活埋過三百二十多人，竹馬崗被殺害的數以千計，就連偷着去收屍首的人，也遭殺害。國民黨殺人刑場菱角山、竹馬崗，有好幾年夏天，都因屍臭而路斷行人。羣衆在工農民主政府時，所分到的土地、耕牛、房屋等，又被地主惡霸全部奪去，還倒算「利租錢」。

瑞金人民，從此又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。當時曾流傳着這樣一首山歌：

日頭出來又落山，

工農紅軍上北山。

北山窮人得幸福，

南山窮人苦難當。

任憑敵人怎樣血腥鎮壓，但毀滅不了受過毛主席教育的瑞金人民的心，他們並沒有在敵人的刺刀和血腥屠殺面前屈服、嚇倒，革命的怒火更加燃燒，鬥爭意志更加堅強，他們堅信「毛主席和共產黨一定要回來」。這一信念始終鼓勵着瑞金人民勇於鬥爭，他們紛紛扛起鎗鏢、鳥銃、三叉、木槓和鏢頭，在贛南特委領導下，採取分散的、靈活的、有時化整為零的游擊戰爭。他們出入在：東和福建交界的白竹寨、嶺背山，西和零都交界的銅鉢山，南連會昌、北通寧都的武陽、安治、陶珠、九堡、壬田、大柏地等處。就在這廣大農村的高山深谷、叢山峻嶺，終年累月的宿食在山林裏、石岩縫裏、墓地邊和山神洞裏，時常和飢餓、寒冷、野獸、毒蛇作鬥爭。有時幾天吃不到飯，就在山上找野菜、野菓子充飢；有時在暴風雨裏、雷電交加中過日子；有時整個秋季未穿過一身乾燥的衣服。但是，他們終於戰勝了使人難以想像的各種困難，創造了無數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，給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勳。

由於我被這些生動的英雄事蹟所感染，抑制不住自己熾烈的情感，故將在贛南特委領導下的劉國琛支隊，堅持十二年游擊戰爭的幾個片斷的戰鬥故事寫出來，讓大家知道他們在艱苦的歲月裏，如何執行着黨的政策，向殘暴的敵人進行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。

由於本人所搜集的材料有限，只是幾個片斷的故事而已，故不可能與當時全國的鬥爭密切聯系，也沒有把當地羣衆鬥爭的事蹟充分記載。這幾篇小故事，雖然曾蒙鍾民同志給予熱情的幫助，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材料，但難免還有不妥之處，請讀者們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戰鬥的同志們指正。

作者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

目 錄

劉國琛.....	一
出擊.....	四
在瘋狂的圍攻下.....	一〇
堅持.....	一三
衝出去.....	一九
敵人不敢爬上山來.....	二三
永遠「向紅不向白」.....	二五
青山埠繳械.....	三〇
「保倉委員」賠穀.....	三八
三打合龍市.....	四二
武陽圍戰鬥.....	四七
鍾得勝被扣.....	五五
警告.....	六一
謝媽媽.....	六四
閩過閩王關.....	七一

血濺橫背山.....

不屈.....

重新再幹.....

人民勝利了.....

七

八

九

三

劉國琛

綿江兩岸是塊洲，
三年兩不收，
還有糧食下贛州。

——民謠——

清清的綿江河水，灌溉着兩岸肥沃的土地。人民喜愛着綿江，辛勤勞動在綿江兩岸。岸邊肥沃的土地，每年生長着兩季金黃色的稻子。武陽園東邊，靠綿江河對岸，長滿雜樹的小埠腦村，是劉國琛同志生長的地方。

說起劉國琛，那高高的個子，寬寬的肩膀，粗粗的眉毛，大眼睛閃閃發光，粗黑的雙手一攢勁，挺硬的漢子也吃不住他三拳。但他平日總是笑瞇瞇的，說起話來輕言細語，小埠腦一帶的羣衆，誰都喜歡跟他在一起。

劉國琛好幾代人連牛屁股那麼大一塊土也沒有，都是替地主豪紳幫工作田，受盡了剝削、壓迫。他十一歲給地主放牛，十五歲便給地主當長工，那時地主拿他頂個成年人使喚。一九二七年瑞金人民鬧革命，他扛起禾槓、鋤頭，領着小埠腦、薺馬崗的羣衆，打過土豪，搗過地主糧倉。就這樣，他在小埠腦、武陽圍一帶，成為暴動農民所熱愛的領袖了。

一九二九年，毛主席領導井岡山的紅軍渡過贛江，到了瑞金，開闢了革命根據地。劉國琛決然參加了革命，到一九三〇年春天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他接連担任貧農團主席，赤衛隊連長，區軍事部長等重要職務。

一九三四年十月間，上級黨組織決定他留在地方上堅持游擊，他毫不猶豫地向黨宣誓：「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，在任何艱苦環境中，在敵人的法庭、刑場上，不妥協，不自首，不怕流血犧牲，堅決為黨的事業奮鬥到底！」

他在贛南特委領導下，執行黨的命令，一面以老赤衛隊員為骨

幹，組織游擊武裝，一面幫助羣衆把家裏的東西，能拿走的就往山裏搬，不能帶走的都「堅壁」起來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發行的紙幣、銀元、銅幣、穀票、公債券，還有黨證、文件、書籍、戳記和各種旗幟，羣衆都用幾層布和油紙包紮起來，保存在地窖裏、屋簷下、夾壁牆裏，用磚頭石塊堵起來，用泥土封好。羣衆的糧食、衣物、鍋盆碗杓，統統都搬到山上石洞裏、籬架下、森林裏，家家村村都搬得淨空，一樣東西也不留給敵人。

羣衆都搬到山裏，夜晚也不回家，錢鏢、烏銃隨身帶着，跟劉國琛一起，在山上釘住敵人，進行游擊戰。

劉國琛領導的支隊，直屬贛南特委領導的第三游擊大隊，隊員中有地堡壘、張鎖子、陳學彬、溫兆祺、陳唐球、王玉蘭、黃長嬌等，這些人都是支隊的骨幹，他們當中有男的女的，有共產黨員、少共團員，也有羣衆。

這支游擊隊，在武陽圍、瑞金城邊、白竹寨、嶺背山、老虎嶺、青面山等地，神出鬼沒，拖着白匪軍兜圈子。他們打過敵人汽車，抓

過敵人軍官，襲擊過小埠腦、薺馬崗聯保辦事處，大白天在螺石墟上打死白匪官兵，也截過敵人藥品。雖然這些勝利都不大，可也都繳到敵人的槍枝和戰利品，嚇得偽聯保主任、封建頭子們都搬進城裏去住。敵人無法對付，很感到頭痛。當時羣衆歌頌他們是：

黃園府、粟坑縣，白竹寨是金鑾殿。

白竹寨上飄紅旗，白軍到處受我殲。

出 擊

一九三五年秋天，劉國琛支隊在嶺背山一帶活動。有一天，桃陽區委書記劉輝山派人連夜送來情報：「黃善口偽保長曾兆波，明天帶三個保丁，一支駁壳槍，兩條長槍，去福建古城開會，路過藍子坑。這傢伙壞透了，你們到那裏等着幹掉他！」

劉國琛連夜要地堡壘、溫兆祺、張鎖子領着十多個人，裝扮成「打担子」的模樣，埋伏在藍子坑山谷兩旁的河壩樹兜底下。

地堡壘原名叫劉國榮，又叫劉老三，他長得個子高，力氣足，拳頭大，胳膊粗，五六個人搬不倒他，人機靈，剛強，又沉得住氣，做起事來挺堅決，是隊員中的一員虎將，隊員們都喜歡跟他在一起，送給他一個綽號叫地堡壘。

地堡壘按照隊長的命令，連夜來到藍子坑。第二天，太陽快當頭頂了，溫兆祺一直在樹兜邊睜着兩眼守望，西山坡上遠遠的有幾個人，在蠕動。

曾賊兆波，頭帶草帽，手提一根「哭喪棒」，斜掛手槍，神氣十足。身後還跟着兩個保丁，一個幹事，順着山坡大搖大擺地走來，眼看就要到跟前了。溫兆祺正想開槍，地堡壘一把將他拉住，嘴巴靠近他的耳朵說：「等敵人竄到山嘴邊再開槍。」

伏在河壩上的楊細仔沉不住氣了。

「砰砰」兩槍，敵人嚇得一愣，掉轉屁股就跑。張鎖子揪劉官，飛快截住了敵人的後路。敵人看勢不妙，又折轉身，往河壩上躲。地堡壘和溫兆祺「砰砰」幾槍，把曾賊兆波撩倒了，保幹事右腿被打斷了，

一屁股坐在地上亂叫，兩個保丁早已把槍舉起來，跪在地上磕頭求饒。地堡壘把保丁的槍繳下來，打發他們回家去作田說：「從今以後不要再當走狗了。日後查出你們還敢與人民作對，小心你們的腦袋！」

保丁像兩隻夾尾巴狗一樣，爬起來踉踉蹌蹌地溜了回去。

這邊，張鎖子把保幹事——叛徒曾兆運一刀砍掉了。

地堡壘帶着勝利的游擊隊，繳到三枝槍，正要離開藍子坑，突然接到劉國琛來信，要他帶着隊伍，連夜趕到藍田牛尾子山集中。

原來，地堡壘剛離開嶺背山，劉國琛又接到羅家禾的報告：「藍田」的內綫工作已經做好，聯保有幾枝槍，有多少人都摸清了。偽義勇隊正副隊長鍾得心、邱卓祥，也給「宣傳」好了，暗地投降過來，只等游擊隊約定時間前去。

劉國琛和幾個小隊長商量好，決定通知羅家禾：今晚十二點鐘，在敵人碉堡外面，以「三長三短轉三圈」電筒亮為號，並命令羅家禾交代鍾得心、邱卓祥，把偽義勇隊所有槍栓上的退子鉤都取下來。

羅家禾接到命令，就準備夜晚行動。

太陽剛偏西，劉國琛就領着二十多個隊員出發了，上山下嶺一直跑到天黑八點鐘，才到藍田牛尾子山，會見了地堡壘、溫兆祺等人，一面休息，一面分工佈置任務。劉國琛和地堡壘在前，順着小道往前摸。天上烏雲漆黑，一絲風也沒有，隊員們身上的汗水像瓢澆的往下淌，腳掌磨起水泡，腳趾夾了碎石，撞在石塊上，像針扎一樣。兩手攀樹爬嶺，被刺得皮破血流，褲子劃破了，刺針扎到腿上，也冒出血水。穿過溪流，跳過山澗，誰也不哼一聲，也不覺得痛，大家一心趕去抓俘虜，幹掉幾個壞蛋。

靠近敵人碉堡了，劉國琛、地堡壘把隊伍帶到一個山坳裏，靜悄悄地坐在山坡上，有的蹲着，有的坐在石頭上，有的斜靠在馬尾松旁邊。各人都壓好了槍膛火，把手榴彈揭開蓋子塞在口袋裏，瞪大兩隻眼睛，等候碉堡邊的暗號。

時間一刻、兩刻，半個時辰過去了。游擊隊員心裏火辣辣的，楊細子急得乾搓掌，溫兆祺睜大眼睛直跺腳，心裏想：「羅家和忘記時間怎的？」轉過臉來向劉國琛道：「隊長！時間到了，怎麼碉堡邊還

沒有動靜，真急死人！」

劉國琛回答的很沉着：「不要着急，等一等。」

突然碉堡後面，「三長、三短、轉三圈」的電火亮了。

游擊隊一陣風似的撲上山來，地堡壘和劉國琛衝在前頭，碉堡門前的哨兵，嚇得擰起屁股往裏鑽，地堡壘衝到門口，大喝一聲：「站住！」馬刀一論，把哨兵砍倒。碉堡裏的義勇隊，還想拿起槍來抵抗，劉國琛、溫兆祺、張鎖子「砰」「砰」「砰」放了一排槍，打倒了三四個，其餘二十多個看風頭不對，都乖乖地繳了槍。

偽聯保主任曾廣輝，是在家裏歇的，心裏一向害怕游擊隊來要他的命，大門多加了一道門，房門也用桌子椅子頂起來。聽到碉堡上槍響，他連忙躲到床底下。游擊隊員一跳進他的院子裏，三腳兩蹬打開房門，從床底下抓起曾賊，把他槍斃了。

戰鬥剛結束，藍田的羣衆，圍着游擊隊像接待親人一樣，哭訴惡霸曾廣輝和白匪的罪行。

劉國琛和游擊隊員們安慰了羣衆一番，並鼓勵他們：「要團結起

來，對敵人堅決鬥爭！游擊隊永遠和你們在一起。」

「嘟嘟！嘟嘟——游擊隊在村頭草坪上集合，隊長又帶他們去攻打黃善口。」

黃善口的偽保長邱達，土地革命時是個逃亡地主，跟國民黨復辟一起回來，就搞起「聯保」，向羣衆奪田、倒租、退耕牛，沒收張靜興、羅家和等十多家財產，勒索「自新」光洋，殺害黨的幹部，真是無惡不作！

這夜，劉國琛帶着游擊隊，打過藍田，折回頭包圍邱達的家，地堡壘跳進院子，衝開房門，邱達還在床上呼嚕呼嚕地像隻豬似的睡着，地堡壘、張鎖子拖胳膊扯腿，把邱達拖出來在院子裏砍了。邱達的老婆衣服都來不及穿，坐在床上，渾身發抖。

東方發白了，晨風吹得人涼蔭蔭的。劉國琛和同志們連打了幾個勝仗，奪得很多勝利品，趁着曙光，踏着露水沾濕的野草，勝利地走進山地。

在瘋狂的圍攻下

游擊隊接連打掉了藍田、秀坑、黃善口、福建的紫坑、車坑等幾個聯保和一個偽鄉公所，消滅了四個聯保主任、一個清鄉委員。聲勢日漸壯大。附近聯保、清鄉委員嚇懵了頭，日夜提心吊胆，深怕什麼時候會被游擊隊幹掉，一時不敢像往日那樣逞兇，對待羣衆的態度也和緩得多了。

城裏的偽縣長，竟也搞得驚驚惶惶，天不黑就戒嚴，連夜向白匪第八綏靖區司令部告急。偽司令部火急派了第八師全班人馬，加上地方的「擾亂團」（註）、「鼻涕隊」（註），配合廣東福建一部分反動軍隊，前來圍攻。這就是一九三六年春天，敵人大吹大擂的「三省會剿」。

兩路敵人一過綿江河，沿路燒殺，從安治前竄進黃善口、黃田、江澗坑。羣衆的草篷、瓦屋、廳堂、祠堂，一幢幢都化成了灰燼。逃

（註）羣衆把偽「保安團」叫「擾亂團」；把「自衛隊」叫「鼻涕隊」。